

跋涉者文丛

S Y B J

曾卓主编

随缘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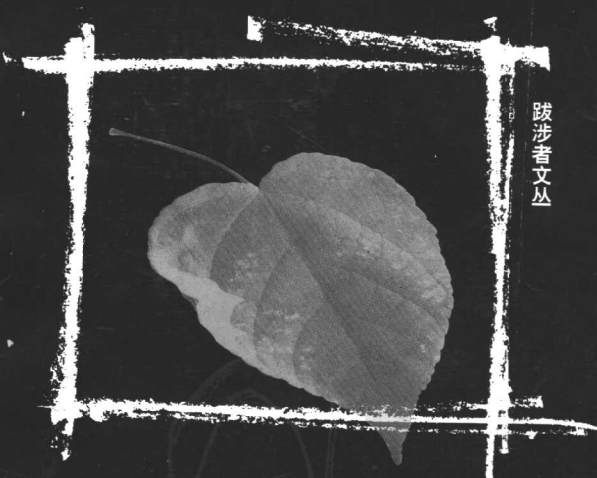
鲁光 著
SUIYUAN BIL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S Y B J

曾卓主编

跋涉者文丛



随缘笔记

鲁光 著

SUIYUAN BIJI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缘笔记/鲁光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0(跋涉者文丛
/曾卓主编)ISBN7-5430-1990

I.随… II.鲁…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525 号

书 名:跋涉者文丛·随缘笔记

著 作 责 任:鲁 光

责 任 编 辑:李杏华 邹德清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7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430-1990-6/I·288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名姓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腿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脚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

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更能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跋涉。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文丛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自序

闲空下来的时候,常思索一个问题:此生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金钱?刚刚购置下来的“福利房”?数以百万计的文学作品?朝涂夕抹而成的千百幅绘画?不是!统统不是!此生最大、最宝贵的财富是朋友,是与朋友们结下的深深的情谊。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就没有我此生的一切。情谊贵过金啊!

1937年一个金色的秋日,旧历9月12日凌晨二三点钟光景,我呱呱落地于东山村的一间老屋里。接生者,是我的祖母。在故乡,我有了孩提时代的一拨无忧无虑的玩友。我们一块儿光屁股到溪里摸鱼逮虾,一块儿在池塘里“狗爬”戏水,一块儿去山野放牧,一块儿上树掏鸟窝,一块儿采摘野果,一块儿打雪仗吃冰棱……上学之后,又有了一批又一批的同窗和师长。工作在上海和北京,当记者做作家成画人,写作画画,云游四方,结交四海朋友。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朋友遍及各行各业,散居在神州大地,乃至遥远的他国异乡。

当然,有过交往的绝大多数是熟人。熟人不等于就是朋友。有些人熟悉了,又变陌生了。有些人亲近过,又疏远了。

有些人天天见面但彼此并不相知。有些人,虽然从未会面,却一见如故。人海茫茫觅知音,知音何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与人相识相知,都是有缘分的。要不,怎么会无缘见面不相识,有缘千里来相会呢?

人无完人,世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朋友。有缺点的,仍然是朋友。有错误的,仍然是朋友。争吵得脸红脖子粗者,兴许是至交。但甜言蜜语者,未必可以信赖。阿谀奉承者,无疑是势利小人。背后捅刀者,肯定是凶狠恶棍。出卖朋友者,绝对是跑不掉的无耻之徒。而荣辱不惊,患难与共者,必定是堂堂诤友。

熟人多了,朋友多了,未免会鱼龙混杂。上当受骗也在所难免。但老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朋友最公正的裁判。历史是朋友最权威的证人。

朋友不分远近,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彼此总是心心相印。

朋友不分职位,无论名家,还是凡人,彼此总是相待以诚。

朋友不分先后,无论旧友还是新交,彼此总是情重如山。

朋友不分贫富,无论美酒还是清茶,一样醇香,一样珍爱。

朋友,就是彼此奉献;朋友,就是彼此信赖。

在岗三十八年,成年累月埋头永远也忙不完的公务之中,愈是知交愈少交往,一年一个电话,几年一封信函,都是常事,在没有交往的岁月里,情谊不会消失,而是在彼此心灵深处酿造着永久的清纯的芬香。1998年底,退休回家之后,公事杂事都退居远处,各式各样的朋友——亲友、师友、文友、画友、旅友、山友、钓友、酒友……都奔涌到眼前,一个个都那么具体,那么鲜活,那么令人朝思暮念。记忆的门窗洞开了,往事

就像一条湍急的山溪在我的心田里奔腾不息。我拿起闲置了一些日子的笔，蘸足了情感的彩墨，放纵地去写去画。按理说，眼下有的是充裕的时间，完全可以精雕细刻，但我还是一吐为快。说实在的，我的心已载不动这么多、这么重的情感了。只要笔尖一着纸面，就刷刷刷地停不下来。我不得不任凭感情和文思的泛滥。就连吃早餐，都得家人一叫再叫，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所以，这些文字，顾不上推敲，顾不上雕琢，是一堆堆自自然然的大白话，是一杯杯无色无味的白开水。豪华落尽见真淳！它们完全是从我的心底流淌出来的浓浓的深情和真情。写出来的，都是真的。但真的未必都能往外写。有些挚友不希望我写他们，或者不希望我现在写他们。我只好尊重他们，暂且不写。这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有时是一种必要的遗憾。

限于本书的篇幅，在付梓之际，又忍痛删去了二十余篇。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遗憾。

一位青年女作家在给我的信中，写过这么几句话，“当我从时时需要戒备的人群中，来到这片人间绿洲时，心里有多高兴啊！在这个污染愈来愈严重的世界上，太需要净土和绿洲了。”

愿我的这些文字变成一根根生机盎然的小草，洋洋二十余万言，汇成一片翠生生的绿地。朋友们在漫漫人生旅途上走得太劳累时，可以来这方天地里息息脚……

如此而已，岂有他求？

1999年4月10日凌晨雨中

总 序	曾卓(1)
自 序	(1)

亲 缘

老祖母	(3)
一杆红木秤	(6)
写在母亲坟前	(13)
阿虎两岁	(22)

画 缘

作客师牛堂	(29)
忘年交李苦禅	(33)

拜师记	(40)
走近华君武同志	(45)
“三不子”老人卢光照	(56)
寄情小屋	(59)
长安画派一大家	(62)
宗其香先生印象	(66)
真实的思聪	(73)
山野禅人王乃壮	(80)
画虎者说	(87)
红色汉子高莽	(90)
勃舒大写意	(96)
狂也醒也皆范曾	(106)
徐希此岸彼岸行	(110)
张广与他的牛和马	(116)

王子武客居深圳	(122)
石鲁传人李世南	(129)
客居苏州两老人	(135)
为韵兰写像	(139)
邓林其人其画	(146)
官布和他的画	(152)
一个永不安分者	(154)
艺术——钟爱的情人	(157)
流淌的南溪	(160)
南人北向一画生	(165)
王林旭的墨竹效应	(170)
深圳“舞王”	(177)

文 缘

我的介绍人	(183)
忘不掉的小川	(186)
老玛激情依旧	(192)
与王朝闻的两面缘	(198)
散文“苦行僧”	(202)
沙叶新——大众开心果	(205)
三人行	(213)
对面只有知心友	(227)
我们的“郝团长”	(233)
洒向人间皆是爱	(238)
他依然是诗人	(245)

相知何必曾相识	(251)
许四海与紫砂壶	(257)
又“神”又“怪”一乡友	(262)
这里有位“鱼社长”	(266)
初识扬州人	(271)
山的性格	(275)
凡人奇棍	(280)
一个孤儿和一本书	(284)

随 缘

永远的乡恋	(299)
五峰斋变迁记	(301)
回眸报人生涯	(309)

“鲁光”惹出来的麻烦	(319)
花甲画展前言	(324)
我的收藏	(326)
出门找感受	(332)
退休第一周	(334)
不消失的小院	(339)
三访宾虹故居	(342)

亲 缘

这次回乡,时间非常短暂,说是住了两夜,其实只实实在在在呆了一天。为父亲扫完墓,我急忙去看望年迈的祖母。她92岁高龄了。穿过古老的村庄,沿着长长窄窄的弄堂,直奔老祖母的住屋。她躺卧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我站在她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呼叫她:“阿妈!”她抬起身子,盯着我。望了半天,仍然没有回答我的呼叫。显然,她苍老了,真正苍老了。满头稀疏的白发,脸上的皮肤黑黄黑黄,像松树皮一样,不过,是松弛的。瘦得厉害,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而且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是我呀,阿妈!”我的喉咙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真想哭,号啕大哭一通。她坐起身,望着我:“啊呀!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呀!”

三年前我回来看过她。那时,她还能拄着拐杖,摸黑走一里地,到我们的住屋来看我。这次她走不动了。想站起来,一个踉跄,差一点倒了下去。我扶住她。

她捶胸说:“你爸先走了。该我先走才好啊!我干嘛活到今天还不走呀!”她为我父亲的死,悲痛欲绝。